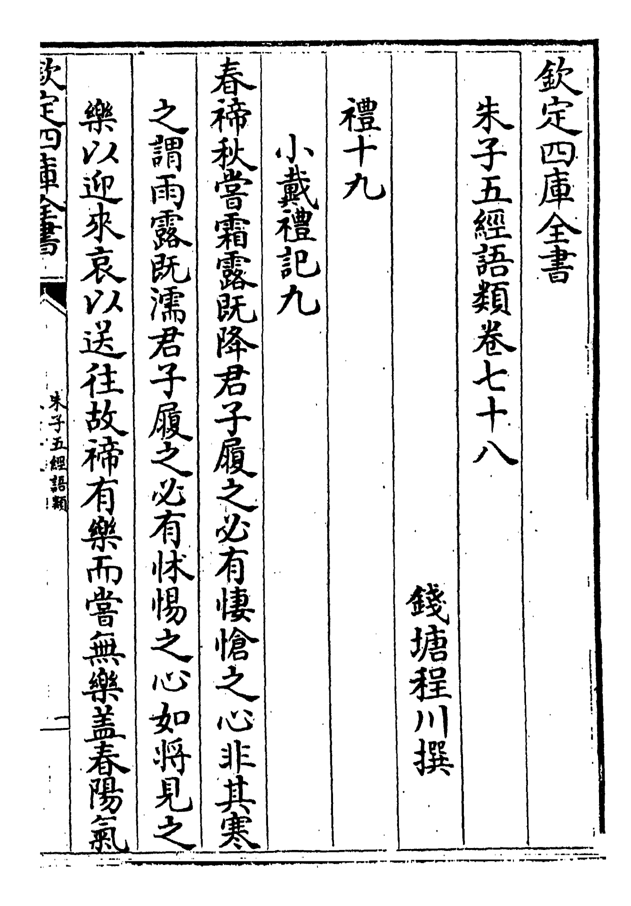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八

錢塘程川撰

禮十九

小戴禮記九

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蓋春陽氣

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

不知何氏録　祭義

家祭須致齋當官者只得在告一日若沿徼地出令以次人代祭可也

吳必大録　祭義

問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不知忌日合着如何

服曰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受弔五代時其人忌日受弔其人弔之遂於坐間剌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須隔日預辦下謝書俟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授之不得過次日過次日謂之失禮服亦有數等考與祖曾祖高祖各有降殺妣與祖妣服亦不同大槩都是黲衫黲巾後來横渠制度又别以為男子重乎首女子重乎帶考之忌日則用白巾之類疑亦是黲巾而不易帶妣之忌日則易帶而不改巾服亦

隨親疎有隆殺問先生忌日何服曰其只着白絹凉衫黲巾不能做許多様服得問黲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其以紗又問誕辰亦受子弟壽酒否曰否衣服易否曰否一例不受人物事其家舊時常祭立春冬至季秋祭禰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二祭近禘祫之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其生日祭之適值其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九月十五日又問在官所還受人壽儀否曰否然也有行不得處如作州則

可以不受盖可以自由若有監司所在只得按例與之受盖他生日時又用還他某在潭州如此在南康潼州不受亦不送又問幓巾之制曰如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幞頭然

沈僩録

祭義

忌日須用墨衣墨冠横渠却視祖先遠近為等差墨布冠墨布縿衣

董銖録

祭義附

先生母夫人忌日著黲墨布衫其中亦然友仁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

郭友仁録字德元山陽人戊午所聞先生六十九歲池録四十二卷中祭義附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其自有弔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

輔廣録祭義附

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

葉賀孫録

祭義附

忌日祭只祭一位

呂燾録

祭義附

過毎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既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值遠諱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賔客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幓巾終日一日晚到閤下尚裹白巾未除因答問者云

聞内弟程允夫之訃

王過録

祭義附

先生為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

葉賀孫録

祭義附

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棹炷香可否曰這般微細處古人也不曾説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無害

呂燾録

祭義附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

却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於卜日也

王過錄

祭義附

問惟聖人爲能饗帝曰惟聖方能與天合德又曰這也

是難須是此心蕩蕩地方與天相契若有些黑暗便

不能與天相契矣

呂燾錄

祭義

夫子答宰我鬼神說處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

盛也人死時魂氣歸於天精魄歸於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管騰上去曰終久必消否曰是

陳淳録

祭義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

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
凶於其禍福亦然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
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
是這意思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
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
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
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
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

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自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言是也

周謨録字舜弼南康人已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録四卷五卷中

祭義

問孔子答宰我鬼神一段鄭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竊謂人之精神知覺與夫運用云為皆是神但氣是充盛發於外者故謂之神之盛四肢九竅與夫精血之類皆是魄但耳目能視能聽而精明故謂之鬼之盛曰是如此這箇只是就身上說又曰燈似魂鏡似魄燈有光焰物來便燒鏡雖照見只在裏面又火日外影金水內影火日是魂金水是魄又曰運用動作底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又曰

動是魂靜是魄

胡泳録

祭義

問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豈非以氣魄未足為鬼神氣魄之盛者乃為鬼神否曰非也大凡説鬼神皆是通生死而言此言盛者則是指生人身上而言所以後面説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但説體不説魄也問頃聞先生言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口鼻之嘘吸者為魂以此語是而未盡耳目之所以能精明

者為魄口鼻之所以能嘘吸者為魂是否曰然看來魄有箇物事形象在裏面恐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且如月其黒暈是魄也其光是魂也想見人身魂魄也是如此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離而各散去魂為陽而散上魄為陰而降下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於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箇物事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來底便是魂能知覺底是魄然知覺

發出來底又是魂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或曰大率魄屬形體魂屬精神曰精又是魄神又是魂又曰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所以老人多目昏耳聵記事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老子云載營魄是以魂守魄盖魂熱而魄冷魂動而魄靜能以魂守魄則魂以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有生意魂之熱而生涼魄之冷而生暖惟二者不相離故其陽不燥其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則魂愈動而魄

愈靜魂愈熱而魄愈冷二者相離則不得其和而死矣又云水一也火二也以魄載魂以二守一則水火固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說盡千言萬語說龍說虎說鉛說汞說坎說離其術止是如此而已故云載魄抱魂能勿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今之道家只是馳騖於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離乎康節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康節之學意思微似莊老或曰老子以其不能發用否曰老

子只是要收藏不放散

呂燾録

祭義

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

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
但不可以知字為魄纔説知便是主於心也心但能
知若甘苦醎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
魄漸要散潘問魄附於體氣附於魂可作如此看否
曰也不是附魂魄是形氣之精英銖問陽主伸陰主
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者而言
耳天地之間陰陽合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得曰
固是今且說大界限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

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静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又問子思只舉齊明盛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不可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静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精誠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

董銖録
祭義

魂魄禮記古注甚明云魂氣之所出入者是魄精明所寓者是

不知何氏録
祭義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如何曰神氣屬陽故謂之人精魄屬陰故謂之鬼然方其生也而陰陽之理已附其中矣又曰今日未要理會到鬼神處大凡理只在人心此心一定

則萬事畢見亦非能自見也心苟是矣試一察之則是是非非自然别得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固是良心苟不存養則發不中節顛倒錯亂便是私心又問既加存養則未發之際不知如何曰未發之際便是中便是敬以直内便是心之本體又問於未發之際欲加識别使四者各有著落如何曰如何識别也只存得這物事在這裏便恁地涵養將去既熟則其發見自不差所以伊川說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

常主協於克一須是協一方得問善字不知主何而言曰這只主良心

楊道夫録

祭義

曾見人說有人死其室中皆温暖便是氣之散禮記云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昭明是精光焄蒿是暖氣悽愴是慘栗者如漢書李少君招魂云其氣肅然

不知何氏録

祭義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曰昭明是所謂光景者想像其如此焄蒿是騰升底氣象悽愴是能令人感動模樣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是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正謂此

廖德明録

祭義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髣髴如有所見有這箇聲氣昭明焄蒿是氣之升騰悽愴是感傷之意

陳文蔚録

祭義

問昭明焄蒿悽愴之義如何曰此言鬼神之氣所以感觸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廣問中庸或問取鄭氏說云口鼻之嘘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先生謂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嘘吸是以氣言之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之目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曰醫家以耳屬腎精

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聵矣氣為魂血為魄故骨
肉歸於地陰為野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廣云是
以易中說遊魂為變曰易中又却只說一邊精氣為
物精氣聚則成物精氣散則氣為魂精為魄魂升為
神魄降為鬼易只說那升者廣云如祖落之義敢是
兼之言曰然廣云今愚民於村落杜撰立一神祠合
衆以禱之其神便靈曰可知衆心之所輻湊處便自
暖故便有一箇靈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蓋

要得藉他之生氣耳聞蜀中灌口廟一年嘗殺數萬頭羊州府亦賴此一項稅羊錢用又如古人釁鐘釁龜之意皆是如此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廣因言今日

淫祠之非禮與釋氏之所以能服鬼神之類曰人心苟正表裏洞達無纖毫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

輔廣録 祭義

昭明是光耀底焄蒿是滾上底悽愴是凛然底令或有人死氣盛者亦如此

林賜録 祭義

君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注家一處說升騰悽愴即漢武郊祀記所謂其風肅然或問今人聚數百人去祭廟必有此影響是如何曰衆心輻湊處這些便熱又問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如何曰古時祭祀都是正無許多邪誕古人只臨時為壇以祭此心發處則彼以氣感纔了便散今人不合做許多神像只兀兀在這裏坐又有許多夫妻子母之屬如今神道必有一名謂之張太保李太保甚可笑

孫自修錄

祭義

葉賀孫

錄同

李堯卿問今祭欲用尸如何曰古者男女皆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這箇也嶢崎古者君迎尸在廟門之外則全臣子之禮在廟門之內則君拜之杜佑說上古時中國但與遐方一般後出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蓋今蠻洞中猶有此但擇美丈夫為之不問族類事見杜佑所作理道要

訣未篇

黄義剛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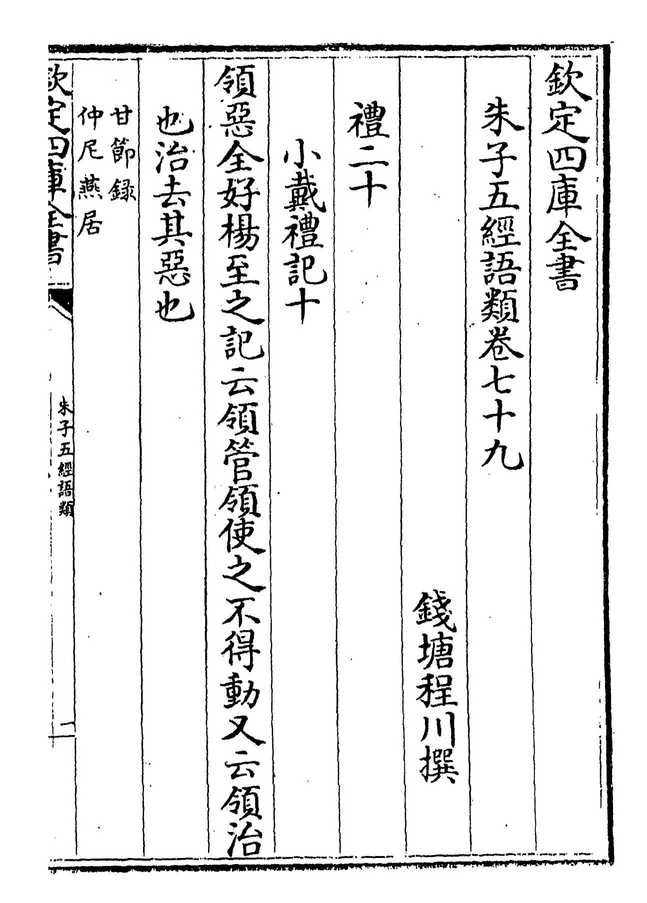
祭統

有體有俎祭享體半邉也俎以骨為斷

黄卓録

祭統附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九

錢塘程川撰

禮二十

小戴禮記十

領惡全好楊至之記云領管領使之不得動又云領治也治去其惡也

甘節録

仲尼燕居

禮記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却是疑有物訛為耆欲其兆訛為有開故耆下曰亦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耆欲則又成不好底意

黄義剛録

孔子閒居

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

董銖録

坊記附

問庶人家亦可用主否曰用亦不妨且如今人未仕只用牌子到仕後不中換了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

利害又問祧主當如何曰當埋之於墓其餘祭儀諸家祭禮已備具矣如欲行之可自仔細考過

不知何氏録 坊記附

問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士人家用牌子曰牌子式當如何曰温公用大板子今但依程氏主式而勿陷其中也

陳淳録 坊記附

伊川木主制度其剡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

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楊方録字子直汀州人庚寅所聞先生四十一歲銑後録一卷中坊記附

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不消做二片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

葉賀孫録坊記附

堯卿問士牌子式曰晉人制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亦太大不如只依程主外式然其題則不能如陷中

之多矣

黃義剛録

坊記附

直卿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溫公所製牌闊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荀勗禮乃是云闊四寸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悞了却作五寸八分為一句

黃義剛録

坊記附

朝極辨不繼之以倦辨治也

湯泳録　表記

問君子莊敬日强是志强否曰志也强體力也强令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强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

徐寓録　表記

禮記與仁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

萬人傑録　表記

問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其意安在曰古人只恁地學將去有時到了也不定今人便算時度日去計功效又問詩之正意仰字當重看夫子之言行字當重看曰不是髙山景行又仰箇什麽又行箇什麽髙山景行便是那仁

楊至録字至之泉州人癸丑甲寅所聞先生六十四歲六十五歲饒録二十八卷饒後録二十五卷中表記

李方子録同

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者

包揚録 奔喪附

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今法如此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此法已壞只從今法

包揚録 奔喪附

深衣用虔布但而今虔布亦未依法當先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方未經布時先研其縷非織了後研也衣服

當適於體康節向温公説其今人著今之服亦未是

湯泳録

深衣

具父母衣純以青偏親旣無明文亦當用青也繢者可

以青純畫雲雲字見沈存中筆談

吳必大録

深衣

因言冠禮或曰邾隱公將冠使孟懿子問於孔子孔子

對他一段好曰似這樣事孔子肚裏有多但今所載

於方册上者亦無幾爾

輔廣錄
冠義附
問今有士人對俗人結姻欲行昏禮而彼俗人不從却如何先生微笑顧義剛久之乃曰這也是費力只得究轉使人去與他商量古禮也省徑人也何苦不行直卿曰若古禮有甚難行者也不必拘如三周御輪不成是硬要扛定轎子旋三匝先生亦笑而應義剛曰如俗禮若不大段害理者些小不必盡去也得曰是久之云古人也有不可曉古人於男女之際甚嚴

却如何地親迎乃用男子御車但只令畧偏此子不知怎生地直卿舉今人結髮之說為笑先生曰若娶用結髮則結髮從軍皆先用結了頭髮後方與番人厮殺耶

黄義剛録

昏禮

天子諸侯不再娶亡了后妃只是以一娶十二女九女者推上魯齊破了此法再娶大夫娶三士二却得再娶

包揚録 昏禮附

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

包揚録 昏禮附

堯卿問姑舅之子為昏曰據律中不許然自仁宗之女嫁李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公曰公私皆已通行此句最是把嵓去聲這事又如魯初間與宋世為昏

後又與齊世爲昏其間皆有姑舅之子者從古已然只怕律不是

黄義剛録

昏禮附

鄉飲酒義三讓之義注疏以爲月三日而成魄魄三日而成時之義不成文理説倒了他和書哉生魄也不曾曉得然亦不成譬喻或云當作月三日而成明乃是

湯泳録

鄉飲酒義

射觀徳擇人是凡與射者皆賢者可以助祭之類但更以射擇之如卜筮決事然其人賢不肖不是全用射擇之也小人更是會射今俗射有許多法與古法多少别小人儘會學後之説者説得大過了謂全用此射以擇諸侯并助祭之人非也大率禮家説話多過了無殺合

包揚録

射義

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

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葉賀孫録

射義

與為人後者不入與為人後者謂大宗已有後而小宗復為之後却無意思因言李光祖嘗為人後其家甚富其父母死竭家貲以葬之而光祖遂至於貧雖不中節然其意思却好

萬人傑録

射義

叔器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自執事不得伸其禮

陳淳録

喪服四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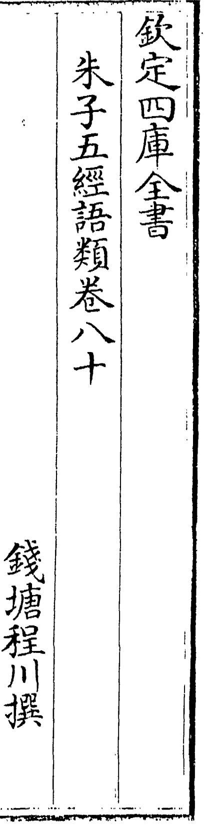
哀公問中訪字去聲讀只是方字山東人呼方字去聲

漢書中說文帝舅駟鈞處上文云訪高后時即山東音也其義只是方字

沈僴録

川按哀公問中無訪字此録誤也原編入哀公問中今附小戴禮記篇末以備考云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九



朱子五經語類卷八十

錢塘程川撰

禮二十一

大戴禮記

安卿問大戴保傅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采賈誼策為之亦有孝昭冠辭

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

黄義剛録

保傅

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絶不可曉者想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爾不似今人為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説得親切然其間亦有切題

不知何氏録

保傅

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盟盤銘則又似箇船銘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

輔廣録

武王踐阼

録中大戴禮下葉賀孫録有云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録中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亦有絶不可曉者賀孫録云有煞著題處有全不著題處録中便要就此物上説得親切賀孫録云須要做像本色録中至於武王盟盤銘二句賀孫録云因舉問數銘可疑曰便是如盟盤銘似可作船銘

太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著題之語古人文字只是有箇意思便説不似今人區區就一物上説

不知何氏録

武王踐作

明堂篇説其制度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龜文也此又九數爲洛書之一驗也

輔廣録

明堂

録中法龜文也下葉賀孫録云他那時已自把九疇作洛書看了

朱子五經語類卷八十